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晉

王祥弟覽

鄭沖

何曾子劭 遵

石苞子崇 孫鑠 歐陽建

羊祜

杜預子錫

陳騫子輿

裴秀子頠 楷 秀從弟楷子憲

荀勗子藩 藩弟組 組子奕 馮紞

衛瓘子恒 玠 張華子禕 韙 劉卞

王沈子浚

荀顗

賈充孫謐　充弟混
族子模　郭彰　楊駿弟珧　濟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之所致焉有毋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立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縣之命母終

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户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臣聞殷湯之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重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

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侍
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
不許御中中丞侯史光奏祥久病闕朝會禮請免祥官
詔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
司上朝如故又詔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
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
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
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寧逸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
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詔遺令訓子

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手何恨
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眺佐之
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斡故
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珮衛氏玉玦綬苞皆勿以殮
西芸山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趣
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
牀榻而已精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冢人大小
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
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

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懽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年八十有五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葬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憂稚烈芬肇尊庾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弟覽覽字玄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捶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無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

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慮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忌之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户秦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褥

詔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歸老門施行焉

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證曰貞有六子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深字士違國子祭酒初呂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察字士違國子祭酒初呂

夏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庾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鄉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藉此刀覽後弈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慾眡玩經史遂博窮儒術及百家之言皆有姿望動必

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仄陋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用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沖與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及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各於本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聽所執以書詩光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公之右賜名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輒就諮訪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

含又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
寇省禄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薨帝於朝堂發
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
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
配食于廟初冲與孫登曹羲荀顗何晏鄭袤諭語諸家訓
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甚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
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無子以從子徽為嗣
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襲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
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荀詵名亞知明帝初為平原侯庶
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
門侍郎上疏曰今之郡守則古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
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故得其人則可安非其
人則為患況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
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
皆委政丞掾不憚廢事或體性疎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
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免絀故得
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

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愆好脩人事
隱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
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愼故
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
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
也是以在險濟難貞權足相濟隙闕缺不讓則才足相代其
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代趙張耳爲
貳爲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跡著在簡牘今大司奉辭伐
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阻阻四千里雖假王威有
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
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大尉所督皆爲僚屬名位
不殊素無定介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
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
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
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
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尋遷吏部尚書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
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豪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
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曹亦謝病爽

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
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責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
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聲政綜核名實菩卿之曹不可
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
飲酒食肉於公座乎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
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
雖不從時人甚憚之母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
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遇共表魏帝以全其命詔聽離
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

繫獄荀辭請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
法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
爲當遂改法焉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爲鎮北
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齎王
牋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
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
當豫嚴勁不冠帶傳音聲又曾深以謹勁其見崇重如
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
陵侯文帝爲晉王曾以高宗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

獨致拜盡敬二公備禮而已及武帝襲王位以曹爲晉
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荀勗進賤作拜太尉進爵爲
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以曹爲太保侍中如故久
之以本官領司徒讓不許遣散騎常侍喻旨乃視
事進位大傳曾以年老乞遜位詔不許又進太宰侍
中如故朝會劒履履上殿妊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
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
自副置長史掾屬參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
騎如前主者依次授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

所服飲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年八十帝於
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等謚爲繆醜帝不
從纂論曰孝太廉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曾性至孝閑
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聲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
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拜上酒酬酢
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兩三焉司隸校尉傅玄嘗著
論稱曾及荀顗以爲極盡孝道足爲君子之儀表然性
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

者無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令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後伏無屢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後以銅鉤敲刻車掌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嘗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

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推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待之及兄蕤等受故南令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蕤等受故南令表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遷東宮太子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斡冕

而游其閒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不宜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表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非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禍易弱

粲乃止劭歷兄尊遵字思祖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鑿南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充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君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薄等曰國家應

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寤寐未嘗闇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免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誡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力躍傷風俗機不以爲慙善矣爲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包字仲容勃海南皮人也雅曉有智名同郡崔儀清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百仲容放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詣者陽翟郭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包相包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賕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包異之因與結交嘆包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包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包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帝荅曰荀

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
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
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等苞雖未可以上
儕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帝乃釋從鄴典農中郎將時魏
室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
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
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還帝指所
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舊武
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
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
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軍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
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
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
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
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益日
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
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景元初加議禮禮
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其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

乃定後每與陳騫譙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宮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吳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

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廣上書理苞於是詔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原其事苞乃就位苞秦州君農

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
緩急取然後爲之黜陟詔嘉之使專督察令增置掾屬十
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每帝委任
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錢二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
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
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
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合禮華元厚葬春秋以
爲不臣古之明義我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
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葬
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
子奉命君子不識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遵奉遺令
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爲嗣
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
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侍郎帝既召喬不
得深疑苞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
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織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
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頴之起義也以超爲折

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荆州賊李
辰頴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昧等
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頴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
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頴於鄴頴以超爲右將軍以
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
領北中郎將使與頴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
將軍王闡與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
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傳得走免永嘉中爲
太傅參軍浚字景倫清淡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黄門
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彦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
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
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
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
脩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
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
黄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
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申
列遂得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

幹局深器量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自東宮繼統此乃天授而班爵乃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一不安也平吳謀臣猛將以致恩竭力受賞而今之恩澤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大晉卜世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書奏弗納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鴟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鴟鳥不得過江愷為司隸校尉傳祇所糾詔原之燒鴟於都街崇頴悟有才幹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侵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畢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

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
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泥以
赭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
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疾已之寶聲
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
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曜目如愷比者
甚衆愷悵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
韭菹臉髓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電愷絶不
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賚崇帳下問其所以荅
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菹
臉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
反制之可聽踊轅則駐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
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敝
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敦曰不知
餘人云何子貢去衛差近榮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
至蹇悴哉其立意類此劉真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
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真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

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
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
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
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
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
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綺羅粲爛蘭麝被羅穀曰在所擇使
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
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
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
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
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辟王囚以圖倫秀秀覽之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
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自投
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
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耳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
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
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
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蓄

頭八百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撲字玄真爲人謹厚無才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撲同姓俱出河北引撲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痛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孫鑠者字巨齊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豪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誣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奮弓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爲苞書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

父聰甚謹嘗游於汉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
相年未六十必當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
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
侯威異之以兄霊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
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
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常識卿前語祐曰此
非鄙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親姻
多告絶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
卒哭墓廬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
大將軍辟祐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黄
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
以忤意見斥祐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
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户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
從秘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户鐘會有寵而
忌祐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
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内外
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封郡公邑三千户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
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以祜為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
祜無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荆州諸
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
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市大信降
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
以死生有命非由君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
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說計令吳罷
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業田八百頃大獲其利祜之始
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
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二夏者皆以益
祜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
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屢致誉欲夜出宣司徐嵐執榮
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心將軍之安尼亦國
家之安尼乱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
後稍出室八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議祜上表固
讓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

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并州刺史楊
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祐所統八萬餘人
賊衆不過三萬祐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方遣楊肇偏
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刃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
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祐
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是城東陽而棄子服乃進
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
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
附慤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

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
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
來寇祐追斬之美其免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
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聞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
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祐撫納軍士行吳境刈穀爲糧皆
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邊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
牛亂爲三六人所傷而爲晉兵所獲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
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

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者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嘗其成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顯其德於祜無傷也祜喜慼無私疾惡邪佞苟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容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以盛名處大位終敗俗傷化必斯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羊舌肸故戎衍並懼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鎮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宜益用焉更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艦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

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光廣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大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
一大舉埽除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咸
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
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因并之
自此來十二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
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
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諮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皆謂新敵者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
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
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
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長驅勝席捲
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
力不足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壘皆索然俱散今江淮之
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峴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
六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
盤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

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海內今若
引渠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
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
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
有外内東西數千里以禦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
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
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軍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
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釁者
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
戰捕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
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
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
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
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困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吳平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之南城梁父平
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

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户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譴訪固執不拜帝許之祐每以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指紳僉議當由居台輔帝方右兼并之志拔祐以東南之仕故寢之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勞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藏於草故世莫得聞今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著祐曰是何言歟夫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顯

為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祐女夫寄勸祐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禍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營舆從弟琇書曰既定邊垂當用帛東路言歸故里為窓容棺之壙以白土而君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憬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便人悲傷

如百歲後有知竟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
嗣前哲令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知公言
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湛子蔡襲詔封
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
江夏太守襲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
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
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
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城出[illegible]
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寢疾不入朝既至
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
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
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
天下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
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
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
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
策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護諸將祐曰

取兵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
際臣所不敢若若事了當思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
是日大寒帝涕淚沾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
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
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詔傷悼之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
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
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

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五里外近陵葬地
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
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
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
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玄
曰二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
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
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
而興先王之法以敎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

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備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二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立者文章及爲羣子傳而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改名至屋宇皆以之曾爲辭書曰焉祜開府辟命參佐謙讓不辭士始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倫趙寅劉彌孫[illegible]

前征南大將軍祜執德沖虛引謙之至不[illegible]始辟四掾未至而隕書召伯所憩愛流甘棠[illegible]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故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並爲表陳詔不許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策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還之

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之曰猶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豐爲嗣豐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豐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産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户以桓玄黨伏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表訟之曰蕭何爲

漢世元功故絶世輒繼臣愚以爲鉅平之封宜同贊國亮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發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豐陽平守豐弟伊初爲卑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外父裴秀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祉孫真亮字長玄有才能文詩點與之交者必僞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真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竊盜駿欲更重

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哥矢
帝以爲盜宜今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駭懸
市止累小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
自安奔于并州爲劉淵所害嘉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
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廢興之道當言德不可以企
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
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起
家拜尚書郎襲祖爵爲爵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
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僚佐並遇害雅
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與車騎將軍賈充等
定律令既成預爲注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
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
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幽明車服以庸
於法未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
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
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寸細災違本體故歷代不
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

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最優劣如此六載三考總集
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少劣多少者平叙
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敍品有難易三者通當
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循情
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
清議大頴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司隸校
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薊城閻右以預爲安西軍
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秉羌
校尉轉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不能進時爲安西將軍

復預出兵擊之預以虜衆勝馬肥而官軍驟退宜并力
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
城門言舍稽之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
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
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
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者聞儀拜度支尚書預乃
奏立籍田建安邊論勸軍國之要又作人耕新器與常
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
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

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
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
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
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荏苒不應晷度奏上二元
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
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艘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
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亦謂也及橋成帝
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
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歌器至漢東京猶在御

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
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預上疏多陳農
要有益政治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
美騭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
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
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治鄧塞第二騎馬預既
在鎮繕兵甲運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
之以功增封三百戶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

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聞吳
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還武昌欲盡劉
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便蕩之勢預
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
又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
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以又先護上流動保夏口以
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
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深慮圖便舉乖有敗勿
悔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全若或有成則吳大半其基
不成不過喪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
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
臣等隨界分進莫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
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陵昧之見自取後察惟陛下
察之預冏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
慮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今多異凡事當以利
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
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出已功不在剪各耻其前
言故宁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

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詔書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預量虜勢今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良當今討之可不煩衆而定帝乃許之預又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州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諸方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慶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

又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親戚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皓頭預後生送皓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

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一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瘧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夔輒斫使白題巳杜預頸及城平盡擒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邵信臣遺跡激用灌溉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列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

曰杜父舊水道惟泥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泻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禹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舜有敗事或議其意碎者預曰禹緩之水期於濟世所廢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置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踐馬射不穿札而每休沐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閒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譜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荀勗深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

傳癖頭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頭曰吾但恐
爲害不求益也頭初在荆州因宴醉臥齋中外人聞嘔
吐聲竊窺於户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
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
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頭
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
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利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
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耶

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
遂率從者祭而觀之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
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
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
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清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
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
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
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
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墳其高顯鮮未足比邙山

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太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太伯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有盛名起家長沙王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懷愍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憚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正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陳騫字休淵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辛毗於魏明帝謂矯專權驕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曼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

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侍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
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
以尚書行安東將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
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鄒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
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
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
騫兄子惇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
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
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
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攜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
刺史騫竊竊歎息以爲烈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
寇喪沒征討連歲僅乃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弘
垢匿瑕所在有績與兄兗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
智度過之兗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
懷既位極人臣每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
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

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六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騭屢稱疾辭位詔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意騭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遂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騭有疾聽乘輿上殿騭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懽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弟雅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騭子女穢行騭表徙弟以

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證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謹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以騭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字秀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並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母仝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與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此賢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矣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鎮南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忩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鉅陽鄉侯增邑千户當帝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户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乃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彼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

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禄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户時宠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官稱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

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定皆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若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

又無蕭何所得牲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聚及古國名山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分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并故雖有峻山

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
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
制朝儀憲陳刑政朝廷多違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
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
薨時年四十八詔痛悼之賜衣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
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友人糾其書記
得表章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
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當安之
勢也吾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
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
不能去心又得表章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
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
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顗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
廢子憬不惠別封高陽鄉侯以濬少弟顗嗣顗字逸民
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
歎曰顗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顗從母
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顗才

德英武足以興隆國祚詔顧龔參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三年徵爲太子中庶人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榮爲白衣顧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嘗稟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竟封顧次子該顧吝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脩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孔子飲酒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脩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垂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書尋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開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訟酬豐博廣笑

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
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
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
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
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
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
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
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
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

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
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旦
夕勸說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
主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
二旬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遷尚書在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
內寵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
一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後以臣代崇外
慮之望敦倫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

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等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憲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

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其宗不當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辱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祭縣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海暨于鑾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遵於近情多任右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

才論古今精義皆辭約釋要未成而禍初趙王倫謀事
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不與后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奪后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十二年
東海王越辟顧父子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
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
禮謚曰成以嵩嗣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譏爲
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秀從弟楷字叔則父
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
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
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
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
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
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暎照人也轉中書郎出
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
少既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能言者楷正容儀

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光祿勳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讌慢悔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人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慝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脩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

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穆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坐付廷尉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止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辭侍中傳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崇爵土乃封一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

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瑋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性不競於物宜於淡退今既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楷入多名臣不為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又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廻眸矚之曰竟未
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
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於宰府嘗目戞疾玄云
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
見矛戟卓在前傳瑕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
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鼊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
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識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孫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
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敦所重每談

其游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
寶雖不知綏綏自謂知國寶初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
寶景思少而頴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脩尚
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舊朗士
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simple亮宏達過機識命不知其
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始過之初
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
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
為石勒所破憲等莫不謝罪軍門真賂交錯唯憲憂及

荀綽恬然私室勤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
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驥佳信感歡慶謝交
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
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麤
醜正尚晉之遺藩雖忻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紂表
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
化廣物必欲以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
辟有司不拜而出勤深嘉之待以賓禮勤乃簿王浚官
僚親屬皆貴至巨萬惟憲緯帛綵數十斛而已勤聞之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
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勤
僭號未遑制度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
擬於王者勤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石虎之世彌
加禮重憲有二子袒穀並以文才知名穀仕石虎為太
子中庶子散騎常侍袒穀俱豪俠耽酒好藏否人物與
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穀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穀
使已以石虎當龍袞弊罕告之為備時石虎適謀伐遼而
與魚辭正會石虎忿誅袒穀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為右

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奉於石氏以族人崎子邁為嗣襚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為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淪衡便弓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淵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奧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與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常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辟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寬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旨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歎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

暮馥司馬行淸遷未即之司馬醉怒曳遷墮地遷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暮如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白初襲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八裝方八王徵北王祥楷北王衍康北王綏綽北王澄瓚北王敦遷北王導顗北王戎邈北王玄云

列傳第三十四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云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云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

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淸允稱襲父爵閼鄉侯弱冠爲魏尚書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毓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

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轉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雍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圍欲劫艾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由

明其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固執之因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示瓘瓘不許因相疑異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二軍士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云且堅其意曰卿二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許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篤

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
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日共攻會會率左右
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
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
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閉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
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
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
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
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釁

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隴中諸軍事鎮西將軍
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萬陽侯以餘爵封
弟寔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
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
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干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
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
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
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密表讓二弟遠近親之累求

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璩性嚴整以法馭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璩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璩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勑璩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璩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二百騎鼓吹之儀以日蝕璩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璩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通經之道遂與太尉亮等上疏乞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武帝善善之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以純質不能親政事璩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宦官賈謐專寵陵亟臺璩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璩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璩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璩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數與璩不平駿復欲白遣璩重宣若離婚璩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璩憮懼告老遜位乃詔進位太保以兵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綿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搆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忿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貞不得騁已遥害又聞瓘幽禁瑋有隙遂譖瓘與亮欲行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瓘等官黃門齎詔受瓘矯

性躁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戒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璨玠時在醫家得免初社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率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太保王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

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文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縣等執黃幡搦登聞鼓上言其事并列榮晦罪狀請加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當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郭淳

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
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篆
籀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
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創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
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睎彼鳥
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
暨暴秦滅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
增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
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蔡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
日慶君而盈其慶日執臣而麗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
離以舒光禾卉草蕈以垂頴山嶽差峩而連嵉蟲跂跂
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
體均發止無閒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
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
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
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旒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
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

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益其六千孫隸草乃其四旨云觀
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
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
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
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上人程
邈爲衙獄史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
隸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

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
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
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
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
書秦篆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
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
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
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

亦稱善郎鄴淳師焉略宪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其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刻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秦稷之垂頴蘊若蟲蛇之焚縕拂波震擊鷹踣鳥震延頸聳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緑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

鼓鼓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一駱驛遷延逼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又柔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笘倫籍之首目繫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頵仰舉大略而論辨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雀觀者以
讎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梦其杯梁鵠乃益爲
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衿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
宜官後爲素術將令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
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飄武帝破荆州募求
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
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効是以
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
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部鄧淳
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
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
亦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
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
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繆篆彼繁文崇此簡
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鸞若雲布其大經尋
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擸比緻
刻或砥平繩直或蚪蟉騰虯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
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

落其間若鐘虡設張庭燎飛煙炯炯嶄嶄巖嵯高下屬連似
嵩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
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柔所不能計宰賜所
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
將祕奧之不傳耶衛伯而詳觀學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
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
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陸
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
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
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

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乎紙不見遺至今尤寶
其書喜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
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
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
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矇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
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
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
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秦世用不普洽籍
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廢勤其墨翰惟作佐隸舊

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變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倚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嵇踡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騁將奔未馳或黙黙黙黙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　放逸生奇或凌蹇遄惴若杜伯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捐枝絶筆収勢餘妍糾結若杜伯捷壽緣巇騰蛇赴穴頭没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為建平所擒恒聞變以何

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間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益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讒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懷帝即位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没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宗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王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雅有風鑒無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

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
病體羸每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
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
嘆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
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氏三子不如衛
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
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父之為太傅西閤祭酒拜
太子洗焉璪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
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為門

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
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征
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
是與不問貧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
女妻焉遂進至豫章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
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
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
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
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

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而好吝物上恐非國
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
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蓋
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
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葬於江寧丞相王導教
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
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社乂可
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甘共間可容數人惔又云社
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如此干時中興分
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
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
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政教並
奏除之中興建為廷尉上疏宜復肉刑不見省卒贈光
祿大夫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守華少孤貧
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
妻焉華學業優贍詞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
莫不詳悉造次必於禮度嘗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

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因著鸛鵝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品於萬類惟鸛鵝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翮翮翮翮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膻鳥鸞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置罻翳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翻翼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蓯蘭動翼而遠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慮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貫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僞鵾鵾介其巢而距鵠鸞軼於雲際鵾鵾鸞鳳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景鳥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衒鬻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著鷹鸇鵰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以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晴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枝巨爵踰嶺自致揆望萬里飄飄逼畏大鳥而飛環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三類殊鷇宜巢於蚊睫大

鵬彌乎天隅將以之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壞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鄭子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永永來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遷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遣令攝事於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為不可唯盖贊成其策眾從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六之策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遠近定廟算眾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詔褒其勳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一子為亭侯千一百戶賜萬匹華多所撿攝雖日理萬機而講論典籍晝夜不倦

二望焉而荀昌助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擅疾之無伺閒隙
公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
親莫如齊王攸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徵為幹官聞言遂行乃
出王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
軍撫納新舊夷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
海云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
是後夷寧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將
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堅徵士馮恢於帝統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
不出深有籍寵於帝統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

曰臣竊謂鍾會之興蓋頗由太祖帝變色曰然何言邪統
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
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
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
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中和
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
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策無遺策
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謀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

即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
閑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穆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
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
今豈有如會者乎紘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曰臣
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
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戎馬之任
者皆在陛下聖慮且帝默然頃之變華為太常以太廟
屋棟折免官遂終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憙帝即位以
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
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卒
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
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夫
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
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
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
從遂廢太后為庶人葬二王瑋
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權朝廷之
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會者半
發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
侍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
嬖崩太后為孝成后故事
在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
如之道又不能得之於子
及密詔殺太宰淮南王亮
忍計無所出華白帝以
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

可遣驍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石崇謀以華廢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通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仲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雖貴后雖凶鄰而敬重華又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喻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賈謐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閒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上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已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人如林四海精英萬人公君何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再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子人子也吾又不受何衡之任忽相與仁作此是無其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

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輕
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
有言若權華讓曰此國家之
正嫡當至喪亂且國家有天
左僕射裴顏以爲宜先檢校
書不然恐有詐妄費后乃內出
人比視無敢言非者議至日昃
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
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
威柄不一而可以安
手手書偏示群臣莫敢
有稱自專武以來每廢黜
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
尚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
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
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固表
王倫爲鎮西將軍撫亂
同趙王倫

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
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
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
免死倫既還誚事賈后因求
華與裴顏皆固執不可由是
火華懼因此變作到兵固守
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
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
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

琨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唯脩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篡位以華爲侍中尚書令華固辭不受倫又以爲特進貴而不重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王室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寢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止之曰卿爲宰相仕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俱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共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二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從容載書三十乘談論自昔無倦孜孜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時無與比憲宇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海荒千也出則天下大亂矣陸機

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世密其中忽有雉雛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江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牛斗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以爲吳方彊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

閭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五七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試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

以拭劒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有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并上與公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其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下躍出蘭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良久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孌虔致戮於冏稱華前荅武帝詔宜留先王事冏以故表列華及裴頠等無辜見誅宜蒙恩理事下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非武國臣竝遣又詔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公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

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知師賀之神爲華誄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行於世二子禕嶷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嶷儁博曉天文辟丞相掾太子舍人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人別史發戈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今即召爲門下史百事辦簡不能周密令問字不能學不呂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史詣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此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節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

郎除并州刺史入為左衛率知賈公石崇太子之謀甚愛之以計干張華華不用卷以不平賈公石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下言乃遷下邳令到輕車將軍雁門刺史下知言泄恐為賈充所誅乃飲毒未卒初下之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下下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喪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產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與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皆多所為時論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勸參於東堂講論屬文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文帝以功封安平侯已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又為眾論所弃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宣下屬城士庶曰有能舉遺逸於林藪斯亥致於州國陳長吏文

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
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
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
奉者教命所班用示賞罰
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與
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
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
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
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令
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
陳至言於刺史與奪
史得失敢正實見猛令剛柔得
著如皎日玉簿陳斂裕若曰
實為感歎然恐拘介之士或
利除害損益昭然立名給穀伍
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
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
河達幽隱之賢去祝鼈之俗

立德於上受分方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
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
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昔魏絳
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
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貴隨之未聞張重實以待諫臣
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沈探尋善
政要求實達已來法制格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
教曰後生下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又
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

在敦睦子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
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
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
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
大出聲爲救蜀援湯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
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
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祐裴秀賈
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
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
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
機衡太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十萬布百匹莞井田一頃謚曰元明等帝追思沈勳
詔贈司空公又詔沈前以翼贊之勳嘗受郡公之封而
固辭寵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并沈
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
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并沈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
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
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死無子

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俟俱就
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
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
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
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鎮北將軍青州刺史
尋徵密朝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
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
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浚猶
豫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衆不得赴義成都
顒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成都王顒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顒
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
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
期游獵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外行有二道演浚各從
一道演與浚欲合圍等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
不果而還單于審登種人續曰演圖殺浚事垂克
而天卒雨使不得奉其人助浚也浚違天不祥我不可久
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演

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已聚兵數
萬人進軍討顧以士薄部弘為前
鋒擊敗之浚乘勝遂克薊城士衆
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
人黔首余毒自此始也浚還鄴謁
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為先
驅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
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
勿慶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
遼西郡公其別部大

務勿慶率胡晉合二
鋒過顧將石超於平
暴掠死者甚多鮮卑
楚沈於易水者八千
寶益盛東海王越將
驅惠帝旋洛陽轉浚
事領幽州刺史以燕

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人莫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
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
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
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不及發會洛京傾覆浚
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
及務勿慶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
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還北入其壘門為勒所
獲勒質末柸遣開使求和疾陸眷還以鎧馬二百五十匹
金銀各一斤贖末柸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

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為大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
司農華薈為太常中書令李絚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
及於廣宗不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夜與勒遇為勒所殺由是
劉琨與浚等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
廣甯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愚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
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
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得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
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薊國浚為政苛暴將吏又
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遺命家墓調發殷煩下不堪
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
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
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
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逼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浚日以彊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
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尚書使其子居王官持節領護
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
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渾為青州渾為
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

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
郡守前渤海太守劉靖從子北海太守持司空掾高柔並
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
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大囊高浚之子壻浚聞喜高而
不能罪之也又謡曰鼎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
有狐距府門羣雉入廳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
位事示之原不答遂害之由是人士憤怨內外無親而叛
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裹糧
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

名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王時百姓內叛疾
陵肴等侵逼浚告勒之附已勒遂僞罪辭以事之獻遺
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尅日
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於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
白浚而引兵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
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
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
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
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

此勒數沒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餘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騎五百先送沒于襄國收沒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遽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沒而沒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婿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具以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

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中書令魏少帝勑經拜尚書加侍中爵關內侯鍾會伐蜀顗與會書論其權何要等欲害太常傳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卽位進爵潁陰侯邑四百戶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政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以方且察外志母丘儉文欽果不順代之素也爲僕射領吏部典選舉公平淸愼有功賜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踐阼遷尚書尚書諸葛誕留顗鎭守顗甥陳泰卒顗四辭而後就職顗孫泰之後加位諸公之次泰子惔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

顗年踰耳順孝養盡
稱之文帝遣宦官依漢
導從及蜀平與復五等
庾峻應貞孔顗共刪改
侯武帝踐阼進爵爲
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
親兵百人頃之又詔顗
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
十年薨兗帝爲舉哀皇太
以母憂去職哀毀幾滅性海內
稱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
車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
荀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
食邑一千八百户又詔以顗爲
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
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
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憂始
臨喪三舍之專臨禮缺有加詔
賜溫明祕器朝服一
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
恤私門君無館宇素
義而無質直之操唯
萬使立宅咸寧初
顗等十二人銘功太
配享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
以此獲譏於世顗無
孫序爲顗後封臨淮
繼顗後恒卒子龍管
初皇太子將納妃選
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
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
序幸又絕嗣武帝又封序子恒
承受禪國除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
校尉父貯早亡勗佐
文從外祖太傅鍾繇
達於從政仕魏辟大
門生故吏無敢往者
驃騎從事中郎勗有
文帝大將軍事賜爵
鄉公欲爲變時太將軍
幹聞難欲入佑謂許
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
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
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我
宮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
天下宜仗正義以伐喜怒貳而
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
外人先告之帝待會奏乃辭
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
長安主簿郭奕參軍士深以

又漢司空爽曾孫也祖蚤射聲
勇氏峻疑乳成年十餘歲能屬
臣此兒當爲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
將軍曹爽援遷中書通事郎爽誅
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
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
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
掾公欲爲變時太將軍
幹聞難欲入佑謂許
未有

佑勗幹曰孫佑不納安陽
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
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
宮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
天下宜仗正義以伐貳而名以刺客除賊若所謂刑
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
外人先告之帝待會奏乃發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
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速爲之備帝即出鎮
長安主簿郭奕參軍士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

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勛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勛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世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勛所作皓旣報命和親帝謂勛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兵也帝卽晉王位以勛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户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勛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勛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得爲妃則不留中外矣

勛與紞同伺帝閒並稱充才色絶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勛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越人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服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

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刻於銘享及王濬表請伐吳勖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品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勖勖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國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六還當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陳言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君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忿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勖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時善其議太康中詔以勖爲

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
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朝珠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
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
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
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
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
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
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
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虎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
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惜大化
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馬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
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
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省事而求益吏者相
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
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
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
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

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之頓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魯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言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哉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親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慤事者即時遣出簡之進善不進苟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泰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論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

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嫡子

以弟息識爲嗣轉守尚書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
十二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
勒參軍潘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
鍾鼎銘以從駕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
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後承制奉
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丞相藩督攝遠近建興元
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事之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
二子邃閬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
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
皇太弟精選僚屬邃與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
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險不就愍帝即加左將
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辟掾納邃文先徵爲
散騎常侍邃懼禍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
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
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協而王敦討協協黨並
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
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二王一道等荀藩並侍天子於石頭
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子注嗣閬字道明

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貴人盖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皇帝反正二日皇太敬收荀藏與冏故吏李述統令召等露布其朝議聽之論者咸言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遂俱渡江拜水相至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謂王廣曰二荀兄弟孰賢廣答以闇不明過遂高以語庾亮亮曰遂眞粹之地亦鬪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壽陽公太寧二年達詔組字大音平弱冠太尉王導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舍人司徒王導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梁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楙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仍辟組以組爲

定子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導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梁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楙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仍辟組以組爲

書轉衛尉卿賜爵成都縣男加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先祿大半組兄弟貴盛盈滿在朝容恭世故成都王頴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轉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及散騎常侍閻丘沖詣

末後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少
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嘗
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琊
組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
保蒙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
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
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
征鄴守皆承制行焉進爵
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
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
保末拜會劉曜逼洛
陽司徒王浚以組爲司隸校
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琊王
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
保蒙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
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
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
征鄴守皆承制行焉進爵
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
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
保末拜會劉曜逼洛
陽司徒王浚以組爲司隸校
尉組與藩俱出奔懷帝嘗

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拜
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
陳留王使出城式弈駁曰
有容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
右故令表曰昔賜物曰與此
也謂宜除其役時尚書張闓
不城周春秋所譏特屬非體
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
通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
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

燕子遷給事黃門郎父
中時將繕宮城尚書荀下
虞賞在位書稱其美詩詠
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
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
僕射孔愉難弈以爲昔宋
且應減夫弈重駁以爲春

而主之者晉容而辭役責之
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
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
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
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
傳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弈議
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
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
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

門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
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社
頓首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
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
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
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
理豈得同詔從之咸

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淳魏
守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
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
愛日隆荀勗賈充並與之親善
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勗故
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統
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紞與勗
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
攸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甚天
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遠
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
既納勗紞邪說遂爲身後之慮
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攸
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
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奪
紞內懷慙懼寢疾張華
如讎及張華外鎮威德大著朝
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宜
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

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召以統爲散騎常侍
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犆熊犆羆大長秋熊字
文麗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
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貴有充間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
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
廢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
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
嘉帝疾篤還許昌與司馬宣王受顧命輔少主及景帝
崩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左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
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
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
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
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
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矣今徵之
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尸徵誕爲司空而誕
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
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登壘以勞充帝

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魏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何復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當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荀勗同受心腹之任

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爵關內侯轉廷尉正加奉車都尉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與太傅鄭沖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

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
周雅齊相郭頒騎都尉成公綏前煇尚書郎柳軌等共
定新律既成詔自太傅東武公以下皆加祿賞其詳敘故
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
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東武侯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為侍
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
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頠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為政
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
兵又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以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
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
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大將軍陽夏侯深志待之而充無公方之
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志待之而充更進恂或有
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
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
時氐羌反叛帝深以為憂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
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
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欽進忠規
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

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荀
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
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太頴駕而
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
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端實今淑宜配儲宮而楊皇
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
軍不得發既而儲宮當娉遂不西行詔充君本職先是
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
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

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
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僕射王佽荀勗參醫藥及疾
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佽河南尹夏
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踈等矣立人當立德充不荅
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
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
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
廷咸側目馬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
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

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
其父祖也收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
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收喪服從諸
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
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綴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
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
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
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
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以冠軍
將軍楊濟為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
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
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淹留圖雖腰斬張華不
足以謝天下普豫平吳之策故充有焉
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
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
咸寧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
子侯芸晉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
勿封從孫暢新城
亭侯

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聽及出而吳平大慙
懼議欲請罪帝聞充嘗面詣閤陳幸東
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尊
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
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
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死時年六十
持節太常表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
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輼輬車駟
以下司馬大車椎斧

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霊佳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
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為王功配享廟庭謚曰武追贈充
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成君郭槐
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亦愛笑人
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
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
生男過暮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
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嗣訃及
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

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幸
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
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
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子以紹其
後而遠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
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
孫韓謐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常制太宰素取外
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
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

宰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謐博士秦秀議謚曰
荒帝不納博士改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
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
佾之舞母郭氏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
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
二女褒裕褒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
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成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
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勑充迎李氏郭槐
怒攘袂數充曰刋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郎

得與我並充乃荅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妃歿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愛前妻皆毋立儉孫女此例既多賢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氏築別室於永安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毋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比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懌使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大爲不

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憤恚而薨充欲自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不卿往不如不往及女至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户李氏出迎槐不覺膜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

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雅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于壽自爾夕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農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

僚屬與壽宴飲開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鑠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宮室崇儀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

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
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
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
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崔秀潁川陳
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
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豫焉歷位散騎常侍
後軍將軍廣成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祕書監掌國史
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建
年著作郎王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

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下議請從泰始為斷
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
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
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
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
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
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誡左右勿使人
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会大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
太子游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碁爭道成都王穎在

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
后遂出謫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
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
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數有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
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漼侍中專掌禁內遂與
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
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
蔚有器望及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領吳王友鑒謐
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嘗與項城軍中嘗忽失去

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
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索忽覩夢中之逕遂往求
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
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
孫閒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罵汝而不改今吳
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閻鼈皆此類也若不悛慎
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
品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毋使孫嗣死於鍾虡之閒
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罔茲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

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悽哽喪經日乃復及是諡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木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秀後充封鄧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領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沈有智筭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常憂已諡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仕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户及楚王瑋矯制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

頴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肅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
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啓奏賈后事
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
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彊暴模
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是委任之
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
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
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
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
情歸附賓客盈門當人稱爲賈郭謂諡及彰也幸諡曰
烈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
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
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所以藩屏王室
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
侯兆於亂矣尚書褚碧（音略）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任以
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

心萬機惟躭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
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
臣皆已沒矣朝臣惟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
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
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
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
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
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乃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
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新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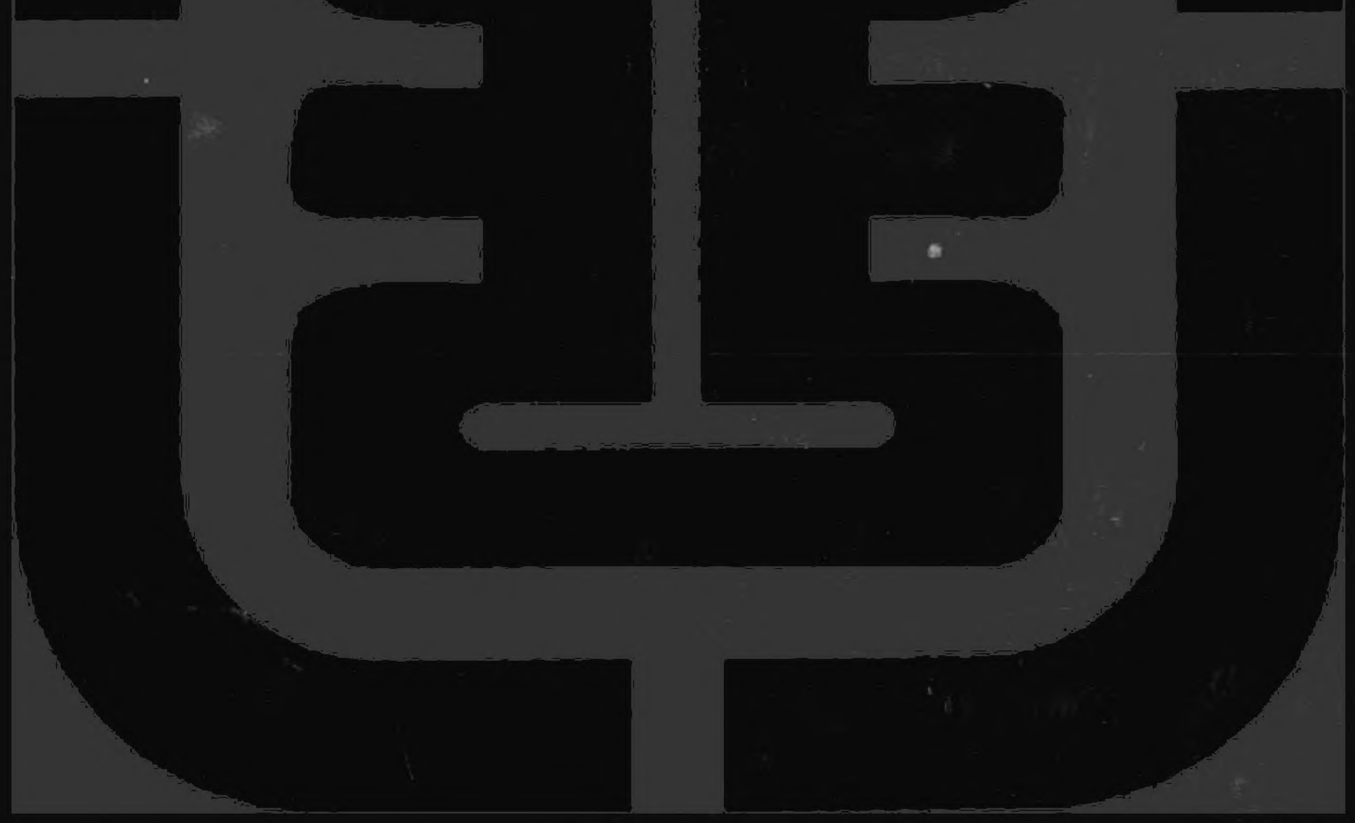
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卑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
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眺翼二宮慈肅茂著宜正
位上台擬蹤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
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
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
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
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
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

人自衛不恭之跡自此而始憲帝即位進駿爲大傳大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憲左右聞已乃以其甥
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
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
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雋
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
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
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
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
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慢諫白
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
戚居伊霍之重握天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
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望於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無
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
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
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姊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
以正言犯駿駿逃濟爲之虛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
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悔然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

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
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
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
爲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
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
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
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
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
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
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
賈后欲須政事而憚駿未得
寧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
后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
御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汝
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
遣求入朝駿素憚瑋瑋先欲召
琿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
佞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兵

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陛
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
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存
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
豎爲賈后謀不利於公宜將
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
入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
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
茂祺入雲龍門觀察事
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
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
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闇
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
不白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
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
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
爰祗因謂群寮宮中不宜空便

起揖於是北走尋而殿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閤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瑋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刺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悉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親嘗稟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路大呼曰所斫剌自月託疾詐死乃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笑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嗣亭侯楊超為朝請騎都尉以慰蒙蔡之思焉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言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奔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懼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一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

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鑒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毓事例而賈氏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大子大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山下與侍中王濟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虓悍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劫諫駿斥出王佑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權傾朝野潘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徽行當赤族咸曰但徽還京室公便立大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屈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崇曰賢兄執政疎

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兄可及此崇見驗及焉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宮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曰吾將何之諸曰子為保傳當至東宮濟好施久與焉所從四百餘人皆素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已入宮莫不歎恨